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八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史記

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故欲以殺舜為己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琴朕弤朕弤雕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猶菀結也忸怩慙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未見故云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

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于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國名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畜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言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

泰伯以國讓王季者也　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泰伯也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讓已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使泰伯未嘗有讓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内敬順休洽固

產祥隤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葢王季之心無所爲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爲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

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叔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鬩狠也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討矣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疎棄之不

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鬩于門牆之内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惻之至情温然篤叙之深恩溢于言外其後有周世頼宗强之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歴變故而根本不揺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

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音團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類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苞穉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内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吕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為内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臣謂祖

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況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爲之本然後燕樂不爲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騂騂角弓（騂騂調和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遠疎遠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胥皆也傚倣也）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寛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瘉（不令不善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爲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疎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爲風化所

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寛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爲病當愈甚矣于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于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周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其

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延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晉風篇名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沃曲沃也有杕之杜杕特生貌杜赤棠其葉湑湑湑胥上聲言潤澤也獨行踽踽踽巨上聲言無所親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

不佽焉佽音次助也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弒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疎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親親其所疎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

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言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他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衆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壊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為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姜為之請也制邑名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之邑虢叔恃險而亡他邑唯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斃踣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言國邑不可以兩屬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邑今皆取以為己邑至於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啟之啟開也言開導其來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叛之也段入於鄢亦邑名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謂孔子書於春秋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

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旣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致于亂然後

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文帝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為最親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太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迺使使召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卭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致

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用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

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塚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迺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

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法于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豈有意于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憫悼旣爲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塟之置守冢家盡侯其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謡雖自知無媿于天下然猶賜謚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為無過矣易曰童牛之牿音谷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為力

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于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閑有所訓勑即使之歸國于是益驕且橫是諂長于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而輙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

而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列侯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為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為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于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邪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别曰凡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

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怵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眞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克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賸賸音眷于諸王之别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

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定内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大姒故

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也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于兄弟莕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茍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

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惠妃廢王皇后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則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大學衍義卷八

大學衍義卷九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夫婦之別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

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

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

稱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於家凶於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九三輿脱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于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

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剏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願之言可以為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　彖曰歸妹天

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

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為戒云

記郊特牲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猶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子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爲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爲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爲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爲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

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

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

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于君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

率作興事（率總率也）慎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賡續也載始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隳哉（隳壞也）

臣按此章繫于命夔典樂之後葢當是時治定功

成禮樂大備和氣洽于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

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

眞情所發見于詠歌唯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

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為

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𤍠焉喜謂樂於有為起謂有所作興也臯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

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墮絫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勑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

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福謂慶賞之類）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僻（人謂有位之人側頗僻皆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盜上柄矣臣而玉食則擬上之奉矣大夫為此則害于家諸侯為此則凶于國臣民尤而效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僭天子魯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

害卽所謂凶也況吳楚之篡殺相尋而季孟之家

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

禹大禹受之于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

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

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鄭國風刺忽也昭公名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蘀兮

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

女漂猶飃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强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反强者由尊者當强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强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禀於君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諸大夫處强臣之中猶蘀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

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頼也國勢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蘀兮之刺曰臣强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專之其强又益甚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卽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簒國之志魯之權在李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于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于不

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哭如易棋哭厲公也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為非禮臣以為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臣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

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于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凌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

綮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之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葢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于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

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于簒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天下多故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為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

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為陽虎所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埶宜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顓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

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謂之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偽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

之言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遇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還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于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出則君搏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欒盈與諸侯盟勿受之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禄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懐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

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讐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

以上總言君臣交際之禮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君使臣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蘋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笙瑟燕樂也吹笙鼓簧吹笙之時鼓笙中之簧承筐是將筐篚所以行幣帛也承以籍之筐以貯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羣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主之資於賓果為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為悅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

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閭黃髮老人也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或其遺意與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勳德者贊拜不名意本如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于如此

胝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卿

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其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為譏世降春秋君臣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極君臣終

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輙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勑所御饌往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于色加極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爲之輟哭視古蕃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

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頑頓(音鈍)無恥集(音縝正作奊)詬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

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扇平聲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音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音喜去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

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

致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葢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禄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于我而我可以無藉于臣君亢然自尊于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于下如僕隷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而

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六

大學衍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李輯玉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

子曰此所以爲愛君也君臣之交益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茍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爲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魯大夫其家有喪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于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即景丑氏）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言孟子歎辭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

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于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

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義亦同政不足間也間猶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正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發之于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葢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臣謂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

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于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于理也志仁謂心在于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

千里而爲雠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煮魚肉以爲食也）燀之

以薪燀音戰猶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鬷總也假大也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為如和羹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大政不待于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以醯醢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

也必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　可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昔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為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為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為率惡人之己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于適口而已

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忤也適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羣臣或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柰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時近官）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

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于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已而不知其為已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已而不知其成已之德也臣故著此以為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七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伐木 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

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須待也）親親以睦（此一語指上篇常棣而言）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羣臣嘉賓是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爲友也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

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爭鳴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爭友之相須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其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葢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陵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

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為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持也長謂年也不挾貴貴謂名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

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賢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也惠謚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晉君亥唐賢臣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餘同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葢不敢不飽也唐設食而公飽之也然終于此而已矣終于此謂其止如是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尚上也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于副宮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

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葢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禄者天禄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于亥唐特虚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禄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于舜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歴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爲法焉

以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

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于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

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桓公齊君管仲齊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于已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已之所從受教者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尸祭主也說已見前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爲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太公望成王之于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别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于子房光武之于嚴子

陵昭烈之于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
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
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
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與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八

大學衍義卷十

大學衍義卷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

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惟聖明參玩焉（見前第五卷）此章書言中

洪範（周書篇名）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五皇君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朋黨也）人無有比德（比謂私相比附）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不罹于咎（罹遭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謂民之微賤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

言是彝是訓（敷衍也）於帝其訓（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
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
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
之文義語脉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葢皇者君之稱
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
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

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凑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

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

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

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于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

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乎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于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于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於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葢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

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葢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于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履天

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當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寛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

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不敢輒議而箕子之本指於是湮晦者數千載矣

朱熹以其深造自得之學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為言使有天下者知其身在民上凡修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雖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其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故備其文而不敢殺庶以備觀覽云　此章

書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

請問其目目條目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頤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謝良佐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己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

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于我矣

又曰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巳之欲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顔子黙

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顔子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彛本

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
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
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無以察

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本心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爲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

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葢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于天理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

又曰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竝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髪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

巳夫豈他人所得與音預哉

又曰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内出而接于外也内外竝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然熟味聖言以求顔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巳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其可不謹其所擇哉

又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葢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巳復禮而已葢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巳發之際四端著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

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而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窮人欲者將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乎其

若春陽之温哉黙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

臣按朱熹之於此章發明剖析無復餘藴今具其文如右夫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目之于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古之於香臭通名之曰臭非如今人專以穢為臭也四肢之于安佚是也四者之欲未克則欲勝而理泯安得有仁此所以貴乎克也克者戰勝

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往力行克而去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之所謂克欲以勝人而非克己之謂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抑遏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翦其枝條而必發撅其本根非顏子之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

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懐懐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顔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已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初無異于顔子也葢必有顔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此成已成物之相

爲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于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者衆也詞人作賦乃以是許漢光武焉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自今觀之光武則誠賢矣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之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原其所本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所以自克者故其效亦不可揜惟其自克之功少而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

二帝三王之仁惟聖明之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為的而不以漢唐自安則於孔門克復之功正當俛焉以用其力必至于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此章書言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通也曾子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朱熹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汎應曲當用各不同

曾子于其用處葢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黙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于推矣曾子有見乎此而難言之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葢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

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頥曰以巳及物仁也推巳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巳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

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此孔子所以
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
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斯乃下
學上達之義又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巳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此又就下教人
朱熹又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
恕也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天地則無心之忠恕
聖人是無爲之忠恕學者則有爲之忠恕或問聖人

之忠即是誠否曰然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然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又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又曰忠恕一貫之注脚也

臣按一貫之指朱熹盡之矣是豈惟學者所當知哉夫天之于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洪纖小大各正性命焉人君以一身應天下之務茍不知道之大原而欲隨事隨物以應之各當其理難矣故忠恕者人君應萬務之本

也聖明在上誠能即先儒之說深窮其指而力行之則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貫萬事而聖門之功用在我矣

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庸平常也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說固不同矣子乃合而一之何也

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于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固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于

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虚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

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

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又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時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葢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其效驗至于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非有所待于外也

或問中和之義朱熹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葢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于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

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于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于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慎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于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而推致之以極其至之謂

致焉而極其至至于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之心亦正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然則中和果二事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亦初非有二也

臣按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

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葢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己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慎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謂人君正心以

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惟聖主深體力行之毋憚其難而不爲則天下之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有反字朱熹從之

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又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

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葢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為中特以手足胼胝閉戸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為中當閉戸不出則于此為中

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若喪

祭則不如此矣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葢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葢所以爲權也

臣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説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聖明深體焉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一

大學衍義卷十一